

19 APR 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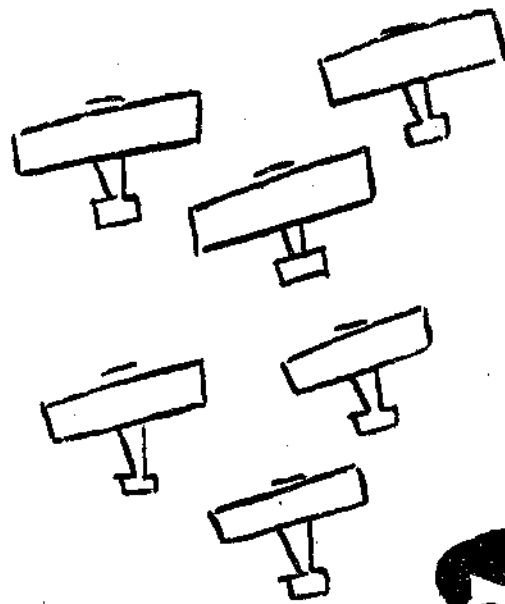
# 千秋

半月刊

第二十二期

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角壹洋大册每售零



無題



行印社版出秋千海上

上：陳雅小姐  
下：周璇小姐



上：錢素心女士  
下：黃紫筠女士

# 千秋

半月刊

每逢一、六、十日出版

第二期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發行者：

編輯者：

印刷者：

廣告價目

定價

郵費

上海崑山路二七六號

千秋出版社

電話：四五三一號

上海白克路瑞家園

明華印刷公司

電話九二〇三〇

普通地位每份每方時壹元半

長期及優越地位每份

零售每份大洋壹角

半年(十二期)二元

全年(廿四期)二元

國內不加國外每半年加五角

## 本期要目

廢話開場

編者

新生活運動

忻

辜案和打落水狗

忻

華北危險

忻

春之爆發期

阿秋

多事之秋

辛子

鄉村描素

馬櫻

沒有保障的人羣

莽愚

薔薇

李敬恆

狂瀾

瑛玲

春假留校記

仲景

春

林子

黃昏的春風

萍子

## 廢話開場

編者

很抱歉，我們的支票到了期却不能兌現。

雖然這期稿子的內容大都是集中在「春」這一點上，可是，這是不能作為「春之專號」的，所以，我們並不標明說這期是「春之專號」。

爲了積存的文藝稿太多，所以將在廿四期以前儘量的發表一些，這樣，免得使愛護千秋的讀者門白費心血。至于廿五期起，則將依舊我們的計劃實行。

也正爲了這一點，同時我們正在進行別的事情，所以不用別人批判，我們自己也感到「沒有一點好的」！固然，千秋是從來不會使人有怎樣滿意過的，不過，請讀者們耐着性等一下吧，讓我們從下卷一期起的革新後來，補償你們。

同時，我們覺得已往的不談國家大事的錯誤，所以以後預備，把這條規約撕了。覺得應該寫一些來告訴親愛的讀者的必要

，於是便寫上這一些廢話。

## 新生活運動

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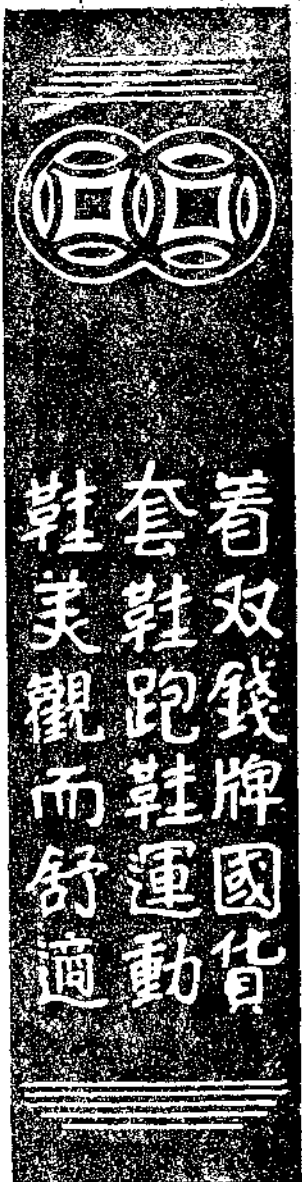
自從蔣委員長在南昌喊出了「新生活運動」的口號以後，各地風起響應，不久以後便傳遍了全國，我們這居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的上海也在四月一日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

關於「新生活運動」已有許多刊物加以評價過了，這裏且不贅述，其實，也不必贅述的，每個人對這問題錯不多都有一個主意的。

在四月一日所發表的本市「新生活運動」的「公約」中，有幾點提出質疑的：

(一)不跳舞的對象是否限定舞女？要是說的話，那麼爲什麼「舞女」該禁止，而和別的太太小姐跳舞便不妨？

(二)對公約中祇有規定「不吸煙」，而對于喝酒則祇說「不酗酒」，要知道酗酒的起因都是喝一點兒而起的，而烟和酒的對于身體上的妨害也是相等的，那麼，對于吸煙爲什麼用



絕對的說不，而對於喝酒便留着徐步說「醜」呢？

其實，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而最緊要的還是在於提倡者和風起擁護者的先以身作則來實行給民衆看，不然，首要的還談不到，何況再來談次要的。

好，我們就放大的眼光來看着領袖們來身先士卒的實行吧！

## 辜案和打落水狗

折

前江蘇民政廳長辜仁發先生自從真相大白以後，輿論嘩然，監察院也正在派員查察。

關於這事情差不多已是全國注目的了，對於這事件的討論也已有不少，這兒，且說別的方面的。

有人說，辜案在未成輿論中心之前，是很少有人敢提出討論的。直至辜氏向省政府辭職以後，才大量的看見攻擊的文字。據我所知道的就並不盡此，固然，辜氏辭職以後攻擊他的文字比未辭職以前的文字多許多是事實，可是，當在職的時候卻也已受到相當的攻擊。

於是，有人便說辭職以後的攻擊文字

，是「打落水狗」。

且不談這是否「打落水狗」，而我要談的是不要「打落水狗」。

固然，人云也云的做應聲蟲是大可不必而且是可羞的事，但是，要是認爲錯誤而老實不客氣的把他醜態加以揭露，我以為這樣的舉動還是必要的。

我們祇要問是與非而加以攻擊或援助的，而不必問已有人說話與否而決定自己的說話。

因爲剷除社會的敗類原是公共的責任。至於辜案的結果怎樣，我以為當然有法律來解決的，而監察院諸公也決不會因爲辜氏辭了職而即不了了之。

## 華北危險

折

過去得不久，從報上（平民老百姓是祇能從報紙上看到一些可憐的消息的）看到「接收榆關」，「接收古北口」等什麼中日歡宴之類的消息，雖然心哀感到一陣什麼似的，可是覺到「天下太平」了，也就無話可說。

然而張繼先生北游視察豫陝冀等省回來說：「本人此次北上視察，認爲華北危險四伏，北平大有朝不保夕之虞，與東北九一八前夜形勢相似，誠恐吾人作亡國奴

之日，已在眼前。」（見申時南京二日電）

而對於古北口等，則說：「榆關古北口等各縣，名雖由我方次第接收，實際目前行政權，仍操之於日人之手……」（見三日時事新報）

這使我回想起早先見到接收榆關的電傳，說是民衆重見青天白日旗，無不雀躍

民衆在「名存實亡」的境況下，見到青天白日旗是否雀躍還是痛哭呢？記者不會親眼見到，無從證實，而電訊所傳，則是明明白白說是雀躍的。

一向，我們都是在編造出來的新聞中受矇蔽的，要不是張繼先生發表談話，我們直到現在還以爲是「真的收復」了的。可是，欺騙終究是一時的，而鐵一樣的事實決不會讓人永遠的披上彩色的花衣

塘沽協定簽訂以後，中日的外交關係從絕交的聲浪中「還陽」過來了，滿以爲從「整個計劃」中一定有了比較好的出路；可是，現在是什麼都顯明的暴露給我們了。

中國是民衆的中國，而東四省和華北是中國的土地，我們不要「粉刷」的「太平」，我們所要的是真實的報告，即使前途無望，正應該將那嚴重的危機告訴全體民衆，可是，事實是怎樣呢？說是榆關收回了，古北口收回了，民衆重見青天白日旗雀躍起來了，把民衆深深的蒙在鼓裏。

本來，從武力霸佔了去的土地那有空口說白話的就肯交還之理；而在這次「又受到了一次欺騙」以後，民衆應該知道的什麼才是最可靠的。

# 春之爆發期

阿·秋

(一)

老王坐到床邊，腰眼兒一陣酸痛。

望望在風口里搖擺着的煤油燈的火光，反過手去捶一下背，搖搖頭：

「上了一把年紀，終究沒用哪！還祇做了三天夜工，腰已經那麼酸痛的」，搖搖頭：「年老了終究沒用哪！」

揭開被，人就像斷了根的蒼松一樣的，身子兒整排的倒在床上，翻過身來，伸出一條胳膊，把煤油燈移得近一些，呼的一口氣，燈火搖了一搖，冒一陣烟熄了。

該讓疲倦了的身子休息一回，閉上眼，跟往日一樣的，先打着×聲，一回兒就睡去了。

可是，今晚上真有兒作怪，這方法不靈啦！翻了幾個身，還是不成。

他開始覺得這床鋪子太硬了，是的，三塊松板，沒有厚的墊褥，是太硬了，觸在腰骨上，觸在屁股骨下，都酸溜溜的難過。

睡不着，一顆腦袋又想開啦！他想，自己在復興紡織廠裏做了二十幾年工，想買一支棕棚床來睡一下就不曾想到手，像阿毛掉了這碗飯，拜了一個老頭子，在什麼土行里混混，却多了幾萬，現在住的是洋房，睡的是彈簧床，聽說還娶了小老婆，這福氣不懂是怎麼來的。

想到這件事，又得怨自己啦。在當初，阿毛不是也自己掉了這碗飯，跟他一起兒去拜老頭子，要是那時聽了他的話，不也發了財，住洋房，睡彈簧床？偏偏自己要做硬漢，有氣力賺飯吃，這鳥兒唧噥的事做老王的不幹！

腰骨觸在床上又痛起來，他可更怨啦！現在力氣沒有了，做硬漢又有什麼意思呢？

可是，他又想到了一件事，像得到了安慰似的笑了一笑：

「嗨！我還有個年青的孩子哩」他輕輕地說，像有個人在他面前那麼地說：

「小寶！你終得好好地念書，別羨慕人家上洋學堂的舒服，他們快活慣了出學堂後有什麼用呢？你現在一半兒做工，一半兒念書，眼前雖然苦一點，等回出了學堂，你識了字，又會了手藝，怕會沒一碗好飯吃嗎？我老了，沒用啦！這全靠你年青人爭口氣哪！」

蓬！嘩啦啦！

他突然聽到這聲音，他想糟了，剛用漿糊搭好的玻璃窗，定給風碰碎啦！

翻過身去，果然的，窗框上已透了一個窟窿，蓋被上全給戳了破玻璃片兒。

外面，風呼呼的從窟窿裏打進來。「二三月里的風，還是那麼大，那麼有勁，真是見鬼！」

窟窿外一個月亮，滿悽慘的。

## 『多事之秋』 辛子

近來，我總屢碰到吃驚的事情。其實，這也許會有人說我是少見多怪呢！然而，縱不能引以為奇，至少『多事之秋』是說得過去的吧？

上海社會之所以為奇，實在就是無奇不有呵。

我嘗見過一個人給工廠的主管者打得手指甲變成血紅似的，突然看去是以為奇，豈知我少見多怪的意外見到女郎的纖手指指甲，染得血紅的，我已經就是不是勝詫異給摩登小姐罵了一句阿木林，昨天更加碰到了男青年的指甲亦染得血紅，我不僅一時駭異之至，幾乎覺得費解了——這究竟是什麼味兒？而且我引以為罕的和友人陳君提及，他則笑謂我之『實在少見多怪。他說他的友人李教授，年青而漂亮，亦將手指甲染得血紅，我簡直是聽呆了。在旁的鄭君却不客氣的伸出手來給我看，我染紅倒沒有，染白的倒染過的。言者如此豪放，聽者這般小氣。無怪乎人家要說我

忽然，他覺得在風聲里，好像有人在外面碰着竹笆門，又好像有人在喊着：「瓦壺！瓦壺！」

他沒理會。可是，過一回，竹笆門碰得更急了，「瓦壺！瓦壺！」也喊得更急了。他想，這樣夜深了，怎麼還有人碰門？定是隔壁三狗家的親戚了。三狗還不睡得像豬一樣嗎？誰去開門呢？

手板住了床邊的桌子，坐起來時，腰眼兒上又是一陣酸痛。

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一回，方在桌角邊摸到了自來火，嘶的一下劃着了，到煤油燈上去引亮了火。

跳下了床，拖了鞋子，披了一件棉襖，滿不高興地，擎了煤油燈，把房門開了。不料迎面吹來了一陣風，把火吹熄了。

更不高興，咕噥地跨出門檻，在院子里憑了一點月光，摸到了竹笆門：

「誰啊？誰啊？」

「岳父！我是阿高！」

「阿！阿！你是阿高嗎？」他像得到了什麼意外似的笑了。

門拔開了，一個頭髮蓬鬆的中年人，揩了一個木箱走了進來。

「阿！阿高！你幾時到上海的？你怎麼這樣夜深才來？」

那阿高悶聲不響地跟着老王走。

「阿高，暗洞洞的走好，剛才點了煤油燈出來給風吹熄了。」

老王一跨進門，就在桌角邊摸着了自來火，把燈燃着了。

「阿高，木箱放下來，坐啊！」

阿高像麻木了神經似的，聽了老王說，才把木箱放下了，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坐下來。

「阿！阿高，我真想不到你會來，你怎麼事前不給我一封信？」

「我，我連自己都不曾想到我會到上海來。」說着，淚水已凝在眼角邊。

可是，老王不會見到：「你不是在黑龍江好好兒做買賣嗎？」

「是的，我是好好兒的在黑龍江做買賣。岳父，你在上海不是也聽得東洋兵打到我們中國來嗎？」

「唔！我聽得廠里的先生們講，說是東洋兵在打我們的東三省，可是，北方兵全是有些能耐的。」

「有能耐」，他放高了點聲：「跟自己人打架在有能耐呢！岳父，你不會想到的，那麼大的東三省，打也不會打，就落到東洋人的手裡啊！」

「他媽的，這些忘八羔子爲什麼不打就跑了呢？養兵千日，用在一遭！他們平靜糧吃了一輩子，有事的當口兒，他們就溜之大吉，這樣狗才，難道沒有王法嗎？」

阿木林與少見多怪，「多事之秋」也許應說是「興盛之年」了吧？

今天更出乎奇了，真個是小子夢想不到。談自由，平等，以至言革命的女大學生，總是畫眉，還有何面目說封建式的婦女，今則畫眉之後，乃又有畫鬚子的事發生了，不，也許是發生許久，可惜我是少見。而且，是文學家的畫鬚子，尤爲難能可貴之新聞矣。

昔年「小腳」爲美，今則高跟鞋爲美，染紅指甲爲美，染白指甲爲美！畫眉爲入時，畫鬚子不爲時髦。國難期間爲多事之秋，美百業俱廢的不景氣聲中，偏偏「唯美」獨尊似的大大興隆起來，我國百事俱落後，惟以斯「求！」之花樣千出爲獨特盛況，豈也亦爲光榮出奇之一種耶？！

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豈無獨與之因在乎。

文學家，教授，女學生，男學生，野妓，舞女，電影明星，他們的求美，入時是萬衆一心的打成一片了，他們是在一條戰線上——一樣的染紅手指甲，一樣

「有什麼王法里法，他們要跑就跑，誰管得了他！」

「操他祖宗的，他們的家也給人搶了，還跑到什麼地方去？就換了噍老子，即使打他不過，也得跟他拼一拚命！」

「他們肯拚命也就不一定會打人家不過，可是他們全不肯做這樣的傻子，他們儘願失去了老家，可不情願斷少了他一個兵丁，這是他的胳膊，失去了那麼一塊地皮算得什麼呢，他還有這條胳膊可到自己的手裏去奪家產。」

「這種人真不知生着什麼心肝的，拿着我們老百姓的糧，就把我們老百姓當木人兒開玩笑，他奶的，給我撞見了，就有一塊肉要咬！」

「是啊！實力在他們手裏，他們要拿我們老百姓開玩笑，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可是，阿高，你那兒終不要緊吧？」

「不要緊，除非你不是中國人！」阿高的淚珠再也凝不住落下來啦！

「阿高，你爲什麼哭呢。」老王聽了非常悲憤，他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末，你那兒黑龍江怎麼樣？阿高，翠英怎麼不同你一起兒來？」

「東洋人他們不是傻瓜，有了這樣好的機會就肯罷手？岳父！東三省啦！我的

屋子給東洋人的炸彈燬啦！我的妻子給炸死啦！」阿高捏緊了二拳，從凳上跳起來，他大聲地喊。

老王連忙跑上去，拉了阿高的手：「怎麼？怎麼？翠英給東洋人炸死啦！啊呀！我的女兒啊！你怎麼死得這樣苦啊！」

老王枯乾的眼皮裏淌出眼淚來啦！他跳着腳，他哭，他罵：「啊呀！翠英，我的女兒，你死得那們慘……東洋兵，你這強盜……你這拿了主人錢，放強盜進來搶劫的好細……」。

(二)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一個教員用一根指着地圖上的一角，用眼光去看下面靜靜地聽着的年青的學生。

在第三排當中的一個剃光頭的學生簇的立了起來：「李先生，這是東三省。」李先生望望這孩子：「東三省是屬於那一國的？」

「東三省是屬於中國的！」

「好！王小寶，你說得對的，你坐下去！」

李先生拿棒子碰一下桌子，嚴厲地：「東三省既然是中國的，那麼有外國人來搶了，我們該怎樣？張信利，你說！」

「我們應該拿我們的力量去把強盜趕出去！」

的畫眉，畫鬚子……

這樣多事之秋，是如何熱鬧呵！國難期間，傀儡稱帝，東北義勇軍白骨已枯如雪，瀟戰的戰士們的血早已乾去了，中國的人材，教授，文學家，男女青年學生，野妓，舞女，電影明星，正高興烈采的在努力這些工作呵！

只曉得在美麗的女郎的隊伍裏賣弄風流的賈寶玉，一點不懂得人情文章，世故經濟的賈寶玉，從沒有遇到了一點風波，一旦遭到了錦衣軍大抄甯國府，姊妹們又落花流水似的消散了，林黛玉死了，家道戀敗，殘破不堪，大家在啣號大哭中，他亦會哭得說不出話來，而今我們的中國，想來比當時賈寶玉的環境是要困苦，危險千萬倍，然而，教授，大學家，女學生，男學生……是如何「閒雅」的在做夢呵！較之寶玉爲何如呢？

恐怕將甚焉于「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敬請批評

歡迎介紹



「好，你坐下！」李先生在當中立定了：「可是你們可會知道日本已經帶了兵來搶我們的東三省來啦！張信利你剛才說有人來搶了得拿自己的力量，把他趕出去。但我們東三省的管門的看見有人來搶就逃了，這是應該的麼？」

王小寶立了起來：「先生，我們也捐一點，我們雖然拿不出一萬塊錢來，我們可以盡自己的力量來捐一點！」

「好的，大家贊成嗎？」

「不應該的！」

「贊成的！」齊聲地大家這樣說。

「對於這樣沒用的人應該怎樣處置他？」  
「應該用中國的法律去解決他！」大家說

於是，李先生自己先摸出二塊錢來，王小寶拿出十個銅子，張信利拿出十五個銅子，也有拿出二角小洋的，五個銅子的。

「是的，這些人中國全是不須要的，所希望的是你，是王小寶！是信利，是你們這許多年青人的身上！」李先生停了一停，他又接着說：「在東三省給日本兵搶去後，現在却有一個好消息報告給你們，在這不抵抗主義中，黑龍江省却有人抵抗了，這就是馬占山將軍，這樣的軍人值得我們擁戴嗎？」

「值得我們擁戴的！」

「可是他在嫩江一役雖然有着很好的戰績，而他的糧餉却已很缺乏了，他們已有電報到南方來，這樣的抗日志士我們能坐視而不救嗎？」

「不能的！所以現在已經有人在組織援馬會，聽說那發起人褚將軍他自己先摸出一萬塊來捐地嚷着：『先生！我們就去！我們就去！』」

（第二節完全篇未完）

### 鄉村素描 馬櫻

#### （三）荒塚

前幾天連下着雨，雖然細得像牛毛，落下地來也是無力的，風一吹就把牠吹斜了。可是，塔前的桃花，被牠打落了許多，紅的瓣兒狼藉在地上，遠些看去，就像地上的積水，也是紅的，開開門來，兜頭就是一陣簷溜，使你不敢把脚尖推上一寸兒。近處和遠處都是雨聲，隔雨望過去，是些模糊的樹影，迷濛的山峯，晴天，山的明青，樹的暗綠，不也像姑娘們身上的顏色一樣的，夠迷人嗎？怎麼牠們當這兩天，便整大的酣睡，如果牠們有夢，我知道牠們一定是做着快樂的夢；你沒是晴天牠們是整天的快樂着嗎？假使地上是乾淨的，我一定要去看看牠們的睡態，却被雨攔在前面，幾次想去，都沒有成功。

今天早晨，天上還有些雨意，吃過飯後，天氣忽然變晴了，風趕着黑雲往山凹裏飛，太陽從雲罅裏射出光來，我感到一種久別重逢的快樂。地上被早晨的風吹乾了，壁腳上的莓苔還有些潮濕，却更加綠得可愛了。

我走上了山坡，草尖上含着水珠，給我鞋尖踏碎了，風吹着



# 沒有保障的人羣

莽·愚

是民國十四間的事，全國正在軍閥的統治中。

在P城的一角小樓中：

「昏夜的黑暗，進展到終極，很自然的，光明就吐露了……」

「假使，自然機的地軸，停止了它的功能，不使光明的齒輪向前推進，那末我相信，這世界永遠會浸沈在黑暗的境域裏！相反，沒有了黑暗，人們永遠過渡着白晝，那末人世間一定沒有發光的燭一類的東西的創造者產生出來了……」

「不過，自然機是沒有「假使」的，牠是永遠機械地循環着奔騰，無休無止的向前挺進，於世界毀滅的最後一刻以前……」

「只有人間的……」子祺像教師講學般滔滔不絕的在酒席上談論着他內心的積鬱，每說上一兩句，他總得將酒杯兒舉一下，有時，徑送到嘴邊去，對於酒的喝與不喝，祇有他自己知道！因為他的談論是主旨，談論時的舉動，許是連他自己也莫名的一種無謂的動作，此刻，他感到口腔裏實在太乾燥，於是中止了話頭，重再舉起吃殘了的半杯酒，直送到喉間。

「無論如何，這人間的黑暗，我終認為是一種有連續性的「魔」的力！牠是像對付敵人般的築下了一壘營陣，並且，這營陣，足以陷

我們於絕境！所以，我們不能縱任它像自然機一樣而予以妥洽的，我們有生存的官能，我們得創造一個屏障來圍護我們的生存機，所以我們得向黑暗的營壘進攻！……」他談得似乎益發興奮，因之口腔裏的咀嚼物，也停止了起來，熱蒸蒸的，滿斟了的一杯酒，也一任它涼着。

對座的雪非和芝盤，都轉移了對視子祺的視線，斜睨到每個在座者，打掠着他們的動靜，但，除了每個人都顯露出非常嚴肅的態度來對視着子祺靜聽外，一切都毫無新發現。

雪非和芝盤是S鄉分工會的工人代表，子祺是P城工聯總會的臨時理事長，今晚，他突兀地到S鄉來，以敘餐為由來召集了S鄉幾個分工會的工人代表，來商談非意料的突兀的事件。

「這是無可諱言的。」子祺略為停證了一下，繼續着談下去：「黑暗的幕罩，已籠罩了我們整個的勞動界了。諸如：減扣工薪呀，添長時間呀！……而最致命的是無故開除工人，凡此種種，我們都要予以良好的對付的。何況，偉大的創造者，已給了我們顯明的啓示，人工的光亮，足以克服自然界的黑暗。那末我們最低的限度，為自己圖存計，也得創造些光明來，克服籠統我們的黑暗，因之，我們的P城的工會聯合總會有產生而確定它的必要了，但……」也瞪了瞪，蹙着眉頭，似乎不願意把下

我的衣裳，又在樹林裏低低的唱着悲歌，好像是鬼的呻吟。那環繞在我四周的荒塚上，都長着細的青草，我不知他們是客死此地的，還是他們的子孫已經絕滅或遠往？在這清明時節，在這些塚上，看不見一點紙灰；只有斷碣殘碑，伴着這些長眼者不知度過了若干的風雨之晨，月明之夜？他們應該感到家寂寞吧，感到永遠的悲哀吧？我默默地問着他們，但願他們也默默地答復我，可是我站了許久，心裏沒聽見他們說一句話！

我再走上山尖，在一塊斷碑上坐了下來，遠處有一個女人的哭聲，山後飛起一些紙灰，在天空飄蕩着。隔着樹林的田塍上，我看得清楚，那裏有幾個人抬着一具棺材匆忙地走，連春天也要埋人！我俯下腰去讀那斷碑上的字，怎麼，我竟傷心起來了？碑上刻着「曼君」的名兒，她是兒童時的伴侶，怎麼像她那樣活潑聰明的人也要死？我不知道她，就葬在這裏，我這次回來，她家裏人沒有告訴我，現在我雖然找

文話下去般的，同時，又顯現得他感到了非常悲痛似的，於是他決意停止了話頭，招呼着各位說：

「我們且把這酒席了結了再說。」

在座的人，除和子祺同伴來的幾個外，都感覺得，對於這些楔引的話是不十分須要，急於要知道的是他突兀地到S鄉來的究竟，於是匆匆地終了了那酒席，商談着過往的一節：

P城的工聯總會，在各報上露佈了開全體成立大會的日期的後一天，出人意外的，當地的警局長帶領了幾名警士，突兀地到工聯總會的理事處來，

「軍部有令，在軍事重要城區內，不准任何團體擅自招搖開會！」警長詞嚴色厲的向工聯總會的理事者命令似的吩咐着。

「怎麼？不准開會？」

「對啦！」

「那不是軍部允準了我們的要求，才到各報上露佈的嗎？」

「誰管得這麼許多，總之軍部有了命令，不准你們開會，你們就應當停止進行！」

「那恐怕不能如命！工聯總會要保持威信，對全工會，全工友們，會是非開不興的！」

「你敢抗命嗎？」

「這不是回抗，我們是循了原有的計劃而進行。」

「……」警長啞口了片刻，默默地想：多費詞藻也是無效，還是恐嚇他們一下。

「不遵所命，有意外的事情，你們得留意些！」接着悻悻然對警士們示意退回去。

「他媽的！到那時，給他們開開花！……」

內裏穩約的聽見某一位警士，退出門時囁嚅着這麼一句！於是他們想像得出：蠻橫的走狗——警士們，怎樣用殘暴的手段加到工友們的身上當他正在開會的時候，因之，他們內心的裏都悸動起來，覺得對付現局，有點規避的必妥了。

當晚，他們召集了工聯總會的理事者，討論着怎樣才能避免雙方的衝突，怎樣才能安全地達到原有的目的。結果！覺得除俯首低就，派代表到軍部再行解釋一切或設法疏通外，沒有旁的路可走。

翌朝，清晨時就下了一場大雨，工聯總會推舉的三位臨時代表，於九時許，冒了雨，投奔到X軍長的府裏去。

「X軍長在府裏頭嗎？」

「在！」

「工聯會延見，」

「幹嗎？」

「客商工聯會沒了的事情。這兒有名卡。」

着了她的長眠之處，然而我有許多話已不能向她傾訴了；兒時的童心，再也喚不醒來！

山回裏的黑雲，又升到天空，遠處的哭聲更悽慘了些，風也大了，像羣鬼的狂嘯，林外起了雨聲，我站起來，望着那凸起的黃土，洒了幾點淚悽悽地禱着；

「雨逼着我歸去，再會吧！曼！」

## 歷代名將用方

### 略兵

吳石仙纂述

每冊實價壹元五角

現款批發格外歡迎

六折計算以示優待

上海四馬路

作者書社代售

各省

武學書局發行

蓄

薇

李敬恆

摘歸的蓄薇憔悴了！

「候着！」

關者接了名卡，遞給了傳事者，回頭說：「請延見！」

本來，這一忽兒短短的對答，早由入口處所設置的收音器，傳遞了進去，關者得到了信號般的反響，隨即聲言「延見」。

工人相繼着走入了內室，就瞥見×軍長緊鎖着雙眉，危坐在書案旁。

「你們來商議開會的問題嗎？」軍長先開口發問着。

「是！」三人同聲地回答。

「你們不覺得現局已極度的不安定嗎？」軍長再發制他們似的追問着。

「……」他們都不作答。

「你們爲什麼定要招搖開會？你們得知道，民氣是這麼臭張，P城又是軍事重要的區域，上次學生們鬧事，不是一個可怖的例子嗎？現在，無論如何，我不能再隨你們任意開會！」

「那不是你早已允諾了我們的要求才到各報上露佈的嗎？」一個代表者據了最要的主旨來反問着。

「……」  
「在各報上，我們不是讚請各界蒞場來參觀典禮的嗎？這點，足以表示我們是大公的。現在，各地分會，都已派了代表們送禮儀來參加我們的成立會了，假使，無故終止了進行，

這不是覺得太笑話了嗎？總之，我們的結合，純萃是爲勞動者自身謀福利，以期解決僑高生活程度的生活問題，一方面，組織消費合作等事業，以補救意外的損益，這，既沒有任何政聞來攪雜，又沒有鈎通任何黨派，你爲什麼堅決着不准我們成立呢？又爲什麼……」

×軍長似乎不耐煩再聽下去似的中止了他們的話頭說：

「夠了，夠了，你們的一切，我都明白，但，此刻，我的命令已發，你們該體諒，我是長官，我的命令一發，怎能將牠收回來呢？你們不能顧全我這一點顏面嗎？一定非開會不行嗎？」

「假使，你不允准我們登報露佈於先，那末各地分會也不長途退涉到P城來，各界也未由知道我們這消息。此刻，既已曉諭了這消息，我們要保持工聯總會的威信，決定，非開會不興的。」代表者說罷，目注着×軍長，一似等候着他的回判。

「……」  
候了好一刻，大家沒有聲息，於是一切都沉靜起來，空氣也顯得非常緊張，祇有屋角的白鐵承水管裏的鏗鏘的水流聲，節配着這談判的罅隙。

「那，你們定要傷我的顏面嗎？」×軍長終於臉紅地迫問着。

「這是另一個問題……」

寂靜的睡在書內；

不要悲哀吧！

「是沉默的終歸，

是永久底安息；」

看呵——

她們幾個人生在過去了。

## 自己的影子

李敬恆

一重重的塵埃給你鏡子一層的遮蔽，

當照不到你本來清皙底面龐；

你臉上留存的黑白青黃，

你自己也只有茫然，濃混

○ 不要給金錢來誘惑了你底心

○ 不要給虛榮來搖動了你底志

○ 具有有魔王般偉大的力量，

○ 自然會造成你罪惡的沉重

○ 不要給無謂的虛名悞了你底

○ 前程！

○ 不要給你的前程迷濛埋沒了

○ 下去！

○ 這因循一步步地走——

○ 歧路，本來是走不盡的程

○ 途。

○ 你走到這一片的綠水清妝，

○ 來一個妝光澄澈的反映；

○ 借着這清流純潔的力量，

○ 照耀你天然清白底原來。



龍虎牌  
 防疫治疫，效驗如神，無病預防，既病治療，遍銷全國，長年救活數十萬人，亦曾萬家生佛也。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 天廚味精

調味上品



中國天廚味精公司出品

「那只好隨你們去幹，不過……總工會准你們成立，全體大會，決定不能開！」

「那反正不是一樣嗎？全體大會不開，總工會也沒由成立。」

「我不能接受這要求！」×軍長聲氣宏壯地說了這最後的一句，顯然的，這話是非常之惱怒。

「……」  
 「工聯總會，准予成立，全體大會，決定不准開，知道嗎？」×軍長再次進迫了一句

「那末我們可否依了日期，讓各地分會的代表們將禮儀送到工聯總會場所嗎？」

「……」×軍長思維了一下，覺得此

刻確是難於回覆「不准」兩字，於是他吞吐地說：

「照辦吧！」不過隨即又感到了什麼似的說：

「假使有了意外的禍端，那你們要負責的！」  
 「……是」

於是三人各各握了一下手，立即退了出來，當時，大概於十二時左右，雨絲還不斷地滴落着。

×鋼鐵處工會，×人力車夫工會，×輪駁工會，×路局工會……下午二十餘個工會的旗幟，飄飄在新興大旅社的門首。鮮明

## 在鄉居寒夜裏

李敬恆

一聲聲的更鼓震動了我的心  
 給我生命的絃綫無限底顫盪！

追不住這凜香的前塵影事，  
 一幕幕傷心地排演腦海上  
 留連。

萬籟無聲鎮壓了這嚴重沉沉  
 底黑夜，  
 空餘了這無限悲哀的心靈孤  
 獨地徬徨！  
 點點飄不盡底雨珠，

而又警雋的——標語式的匾對，安插在嚴肅的陣伍內——容有百餘人的陣伍內，秩序井然的向工聯總會的場所邁進。

當清晨，P城就下了緊急的戒嚴令，到處佈防着荷槍實彈的軍警，尤其是左近工聯總會的會場首，整批的排列得像臨陣大敵樣的威武，P城的人民，不消說，都莫名地驚恐着，不知有怎麼一個禍患要臨到頭上來。

這是出於每一個在會人員所意料的，今天會下緊急的戒嚴令的，但，他們終不願因此而停止進行，因之他們本了原有的計劃，來實踐它們的工作，於是整了隊伍，捐荷了嘉賀的儀禮，擁集到工聯總會的場所來。

嚴肅的步伐聲，漸次地擠近到會場左近來了，各色鮮豔的旗幟，在微風裏舞動着。

「解散了你們的陣伍！」交接得隊伍最近的一個警士，迫令着他們解散。

「我們行路都不興嗎？」隊伍的領導者，上前駁論着。

「不准你們走，不准你們結了隊伍走！」於是警軍們驟然包圍了攔來，用斷然的手段，將槍舉託了起來，對準了他們的陣伍，強迫着他們解散。

「你們有什麼權力，不准聖潔的勞動者走路？」領導者惱憤地走上了一步向警軍們追問接着：

「結隊的走，就平民的喜慶婚喪，迎送禮

物，也是常有的事，何況今天我們是軍部准許了的！」

「你敢挺撞嗎？軍部命令着我們這麼幹！」說着，鎗彈已由銃口裏直飛出來「拍」的一聲，徑擲到漠空去。

突兀的聲浪，震撼得每個在會的人員的心胆由戰悚而轉發得怒憤，於是雙方的聲勢，驟然洶湧起來。

「弟兄們，奮勇些沖出些，趕到我們的會場再說！」

「媽的！我們被榨壓得連路都走不成嗎？」

「走狗！自己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可憐，還威什麼鳥風！」

「打他媽的！他們有槍，我們有血！」

「拍，拍拍拍，拍……」

「快沖呀！沖出了這羣走狗的包圍線！」

「拍拍拍……」

零亂的破碎了的：旗幟，匾對，衣，帽，鞋，襪……散佈得滿地，連接的血點，灑得像深秋裏脫落下的紅楓，同時，染得破碎了的旗幟……等更鮮豔；牆角的牆脚畔，偃臥了六七個工友們的屍體於血泊中，壓伏在覆伏於牆根上邊的一個，還噫嘆地呻吟着，手足還蠕蠕地顫動着。可憐的，無保障的人羣，被結束了他們生存的官能！

，舊影。

濾不清愁人深心處的創痕，夜色愈寂愈深更增加了心事的愴懷愈惆悵，

鬱屈在像無邊的廣壑深潭；一縷縷生命底柔絲，

將流漂到不知何方去向？

夜深了，

只剩下寒蟲唧唧不斷哀鳴一聲聲的更鼓震動了我的心

靈，

給我生命的絃綫無限底顫盪！

一九三四、四、一、深夜于廣州河南鷺江卿

瀾狂（續） 琪玲

××！我知道你是個明白好

歹，和富於情感的女子；不錯，

先前你確是這樣，但現在至少有些更動。假使是先前，我也不敢

拿這層來勸解你，因為，我料定你見後，最低限度，亦要回去大

哭三天，但現在呢？爲了你本性改變的原故，你見了後，或者要大

笑一頓，也是意中的事！

現在，且來和你談些事實吧

空拳赤手的工人團體，蜂擁地沖出了軍警的包圍線！狼狽地到達了會場。領導者站到主席上。聲嘶力極地狂喊：

『弟兄們！甚深的仇溝，建築在我們的面前了。我們要填補這仇溝，我們得策勵自己的意志。向仇敵們報仇！我們要堅決！不達到工聯總會成立大會開幕以前，任何的威脅，都不要屈伏！』

接着：

『工會聯合總會萬歲！』

『工會聯合成立大會萬歲！』

雄壯的聲浪，溢泛到戶外。

『王八的東西們！限你們於五分鐘內自行

解散！』警長追蹤到會場來迫令着即刻散退開來，接着：『否則，要執行軍法了！』

周圍的警士，密密地將會場包圍了起來，此刻，工友們，代表們，都被激發得奮不顧身了。對於任何的威脅都不能屈伏他們了。他們知道，屈伏是陷整個的團體於絕境！因之，領導者站到警長面前說：

『我們已蒙軍部准許了的，無理的干涉，我們不能依從。』

『軍部命令着我們這樣幹！』

『無論如何，他好險地陽准陰達，來傷害我們整個的結合，破壞我們整個的團體，而工聯總會是非成立不行的。假使，今天在槍林彈

雨中，我們也要冒着子彈來開成這大會！

『……』警長炯炯地注視着在場的人員，覺得都憤氣貫溢於是一言不發，繃起了眉頭，深感到有些棘手。

國家之興衰系乎文化文化之發達端賴印刷故歐美各國莫不注重印刷事業敝公司有鑒於此特向歐美購置新式機器精選上等色墨承印中西大小文件書籍雜誌報章單據簿冊股票以及各種美術品物已歷有年數取價特別低廉工作格外道地深得各界之贊許倘蒙 惠顧無不竭誠歡迎如有所接洽請即電話九二〇三〇通知敝公司當即派員前來或請移玉白克路珊家園一二三號定能滿意

上海明華印刷公司謹啓

『怎麼幹？你們都預備着死在這兒麼？』警長終於狂暴地怒吼了。

是在那一天，我記不清了。

但我還能模糊記得是在上第一堂文法課時：我在練習簿上寫了你的芳名，這原是寫着玩的，那知玉芙女士坐在我前面，她一面回頭見到了，你大概明白她的脾氣吧，她是多麼歡喜胡說八道的人，於是，她就硬說我在愛你。下課了，她便扯着你到教室外，向你如此如彼的造了謠言；當時，惹得你寫了封信給她，說明你所處的環境，你所抱的志願，并且，把你不能接受男友的苦衷，說得一詳二細。同時，在你信的字裏行間，處處可以看出你的『天真』『忠實』『端莊』來。雖然，那時我本不想和你交友，但因見了你的聲明信後，使我不由自主地而想和你交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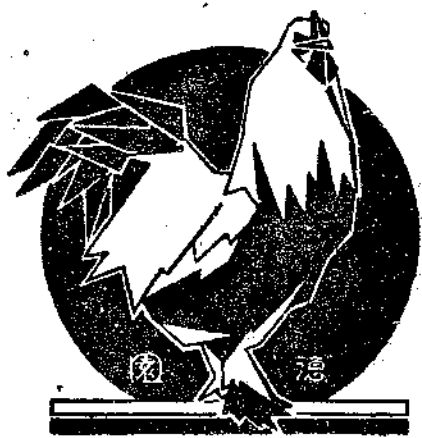
因此，在那第二天，我即鼓足勇氣寫了一信給你，內中竭力駁刪玉芙女士的說我愛你，而一口承認我願和你交友，同時，并表明我敬慕你而同情你的心情。那信是請玉芙女士轉交的，大約你還能夠記得吧。

還好，在此信發出後，雖沒

## 德園家禽函授學校招生

本校採用最新方法，函授養雞，保證學成。所編講義，浩博精深，言皆有物，是斷然實驗講座，而握一切養雞書籍之權威，故自開辦以來，學員遍於海內外，莫不同聲讚美，而依法養雞成功者，指不勝屈，欲知詳細，請索章程。又本校所刊行之禽曆月刊，專談養禽新法，全年十二冊，國內一元，國外一元四角郵費在內，郵票十足通用。

地址 上海二馬路鄭福堂



「……」工友們除發出連續的「吁吁」外，始終一言不發。

軍警的氣餒，終於高漲了起來，實行強暴的武力驅逐了。於是，工友們都噤噤着，叫罵着。頓時，全場的空氣又紛擾了起來。

空拳赤手的工友，代表者，領導者，於非常的脅迫之下，終於踉踉跄跄的散退了會場。於是整個工聯總會的理事所，為蠻強的走狗軍警們所佔有！

各代表，各工友，為避免意外不測的遭遇，隨即於當晚相約着離開了P城。

淒厲悲壯的可紀念的一天，暫時告了一個段落！

由P城返到S鄉來的子旗和幾位同伴，召集了幾個S鄉分會的代表者，除報告了可悲痛的遭退外，又建議了對付今後的善後方針。

整晚討論的結果：

「通知各工會，命令各工友，實行全體總罷工」

「於未得到恢復肇事前原有的狀態以前，各工友誓不能無條件復工！」

於是撰就了：「緊急的啓事書。罷工宣言……等傳單。進作圍護危害後有抵抗力的整個動界底屏障。」

得到你圓滿的答覆，但也沒有受着你嚴厲的拒絕。

此後，我們見面時，我向你談話，你也和我談話，在早晨我們見面時，也互相道一聲「早安」！當這種情形之下，我便知道你已默認和我交友了。

然而，××！那知道是你的手段，那是你玩弄我的手段，其實，倘若你願意，我又何能相強？你又何必使用手段，使初經人世的，弄得不知所措，如墮五里霧中；不過，現在我明白了。

記得你也曾經寫過幾封信給我，但信上的稱呼，總是有我友人傑時的名字加在上面，當收到時，我還以為你怕羞，或者表現一切公開的原故。但，現在我知道了，自以為多情的我，自鳴不凡的我，却很倒霉的做了你男友的「附屬品」，豈不可憐？！

\* 拿今天的事來說吧。

在未上課前，我要求你給我一張照片。你回說：「我的小小影不送給任何人的，並且，這次是勞了預備投考學校的。」後來，



# 春假留校記

仲景 別。

朋友來信邀我去游西湖，如果在前三二年

「春天不是讀書天」等因奉此，學校裏雖

不用信邀，自己也會去找他們，或悄悄地一

沒有三個月那麼

## 春

林子

長的假期，可是春假也放了近十日，放假就是不讀書，不讀書便好玩，「滿園春色關不住」，讀書之餘，自外面跑一轉，散散心，解解悶，以符「春天不是讀書天」之實。

天氣是一點點的暖了，但是暖並不給與她怎樣的歡欣，刺骨的風寒和這癢癢的暖意，在她沒有什麼大的差別的，只下意識地她感到時序在更換雖然而這更換，僅僅是艱苦地又向死爬近一步，她是在慘苦的生的長途中，一步步地在換延！

日光晒到了街邊，她是又照例地掀着一個個的垃圾箱，挑撥着一堆堆的人家傾倒出來的殘穢，輕靈地自竹簍上把破布向背着的竹筐裏擲去，一縷又一縷地，只這破布的盈積使她感到一陣子的滿足，然而這滿足也只是剎那的。幸而在太陽失了光的時候搜集了這塵的一筐子，立刻便又掉換成冰冷的銅板——使她不滿意的銅板了，而且就在那一轉眼的時光，銅板却又掉換了使她更不能滿足的東西，胡亂地塞進了幾個飢餓的肚子裏。

於是她絕望地把自己投入了黑暗，這樣地又開始了第二天。經過了像剪刀般風勁，這風雖然還是有點冷啾啾的，然而在那豈貴的陽光裏，到底還是軟融融的了，這吹拂滿來的氣息，使慵倦感到每一個人的骨手裏。

她拂倒在一堆堆的垃圾堆上，肚子說不出的味兒，雖然是聞慣了的，但不知怎的，却好像異樣刺鼻的起來了。他攪着那些人家廚房裏傾出來的臭腥，檢着自己所要的東西，一條條的霉污的布條，燒過的像人家假石山似的煙屑，破洋鐵罐子，這，在她都已經幻化了，這都是希望，是活耀起她的生命力的希望，然而這暖氣，這暖氣蘇蘇的氣息，這異樣觸鼻的臭氣，却使她的希望變成了灰色，她困惑着一個又一個的垃圾堆，檢討着一個一個地堆堆細細地成體，然而能夠使她檢着了輾轉的東西是這稀少呵！什麼都是春的暖和中消失了牠原有的質地。

在太陽失了光的時候，她靜然地在她會藏路邊坐了下來。竹簍子擦的着竹筐的沿邊，聲音是硬硬的。

黑暗自四週壓了下來，侵入到她的眼裏，侵入到她的心裏！

春的美麗是在力一世界裏生長的，這裏有的是春的絕望，春的咒詛！

人跑到西子湖去划船的，可是現在已沒有往日的興緻，雖有朋友相邀，還是引不起我的游興，善意的邀函，被我適當的回信辭謝了。同窗六人，現在只剩了我，雖然總覺得有點悽涼，可是很清靜，頗適合我近來的性情。

「春眠不覺曉」，的確不錯，早上總是懶懶的不肯起來，有時雖然醒來很早，可是情願躺在床上作開眼夢，連動都不願動。

我說「添印好麼？」你回說：「今天那裏我不去，下次拍了好的再奉上吧。」其實，你不願送給我，我又何能相強？何必費盡心思，說這種折曲而轉了幾個灣的妙話，我竟如三歲孩童，竟信任了你。不過，現在假如我真是三歲孩童，才不能了解你的「虛偽」。

你不接受男友嗎？我知道你不願接受我，却很願意的接受第三者——另一個他——呢。你不去照相店嗎？我知道你不願和我去，却很願意的和第三者——另一個他——去呢。

當我也走進照相店時，你已先我而在；你見了我，問：「你也來嗎？」哼！你不願和我同來，我便不能獨自來嗎？但當時我沒答覆你。你又問：「你從那裏來的呀！」哈哈！真笑話了，你不知道我從懷中來的嗎？這種大膽欺人，虛心的表示，和當面掩飾的話，除非我沒有知覺，才不能了解你的「虛偽」。

所以，我添印好了我的照片，便逕自走了，雖然，你會喚我同走，但我沒理你。××！你知道過嗎？我不願做你們間的罪人××！我失敗了。但另一方面

便放春假，使疲倦的身體得到充分的修養，快樂和舒暢。考畢那天，公子哥兒們樂而忘形，有說有笑，與考時之憂眉蹙額相比，判若二人。整裝就道，各自各自要去的方向跑。

我只問他們微微一笑，算是回答他們的辭

窗外的春光，透進玻璃窗，照到我的床上，在往

昔，定會震然而起，然現在除對窗呆望外，什麼事都淡然處之，直睡到背痛骨酸，才慢慢的起來，洗好臉，正是午飯的時候了。如此這般，便把每日上午的時光全消廢在被窩裏。

春假開始的幾日，細雨綿綿，連網球也拍不成，終日躲在房間裏，看看窗外的野景，聽聽簷下的雨聲，看一點書報雜誌，這樣消遣終日，倒也自適其樂，在游山玩水的朋友看來，像我這樣的生活，一定要被認為最無聊的，但清靜有清靜的樂處，不入其境，不知其味，這種樂處，他們那裏會知道呢？

天一放晴，好像和尙動了俗念，兩腳隨了心的指示，出了校門，太陽和暖地照在身上，清風微微吹來，確是暮春三月的時節了。在田野的，不用說，桃是紅的，柳是綠的，綠油的野草，青森森的樹木，眼所見到的，都是野外的春色，在路傍的草地上漫步，覺得另有一種滋味，腳踏在草地上怪軟的，脚步也輕鬆了，不像冬日那樣生硬。

一隻枝頭小鳥，吱吱地叫着，我雖聽不懂她叫的是什麼，然在我的意識中知道這是在鳴春，這是在求偶。

在鄉下人那裏買了一株蘭，拿回來種在帽盒裏，蓓蕾初放，清香可愛，不知忽的一來，買來才三日，竟花謝葉黃，一命嗚呼。我覺得很可惜，同時又為這株短命蘭花悲傷，假如不落在我的手裏，他定可多活幾天，咳！摧殘花草的粗心人呀！我不禁虛心自責。

春假後曙峯壁報要出刊，着手整理，寫了一些，總算在二三日內把五六千字的稿件理好，這也了却一樁心事。春假快完了，除了拍網球及看幾次電影外，都是這麼消磨過去的。依我的經驗所得，覺得這樣清靜的生活確比往昔的游玩蘇杭高勝一籌。

二二，四，五。

### 黃昏的春風

萍子

軟軟的！  
輕快的！

黃昏的春風吹，吹；

吹出了熱洋洋的——

Oh my dearling.

醉了每一個感情細胞，

醉了純潔的恨春的心；

樓頭，揚起了——

紳士的圍巾，

假着巧笑倩兮！

咖啡館，

吞着白帽的水兵，

手挽着臂，

粵藉姑娘的騷形。

街頭，

飄着長髮的——

漂泊的青年人，

是顫動地，

嘶着聲訴着性的苦悶。

醉的，渾迷的，

吹！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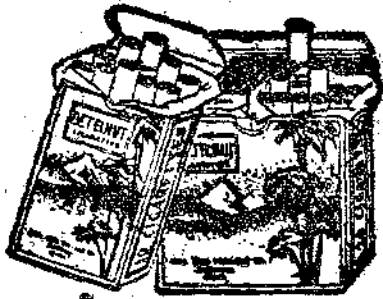
在黃昏的春風裏！

面，你已破產了。我失敗是失敗在我沒有知人之明。你破產是你的寶貴的信用，完全破產了。我失敗，我不替我可憐。你破產，我却為你可憐。因為，我的失敗一時，還有將來成功的希望。你的破產啊！恐怕終其身是不能恢復了。

我悔恨，悔恨我不該認識你，而使我幼稚而懦弱的心靈，又加上一個深刻而不能洗去的創痕。這信是你最後給我的一封信；本來，我想客套些，和你敷衍幾句，善始善終。但，我們既做了三星期的友人，雖說那是靠你的手段而使然的；我看在這薄薄的情面上，我不得不勸導你一番，聊盡友人的義務。并且，我牢騷滿腹，如魚骨哽喉，倘若不吐出來，那真使我難受。但吐出了，我料定你見時亦很難受，不過，現今的世界，誰不自私自利？我呢？我這般一個普通的青年，當然不能免俗，因此，我且不問你難受與否，祇求我適意就是了。橫豎我只要將此信封好，貼上郵票，拍的一聲投入郵筒，此後，一切我都不關了。最後的要求，請你將此信反覆的多閱幾遍，當你在空暇時，祝你成功！

曾一度做過你的友人××

裝十個裝 裝一個裝  
四元五角 四元五角



# 牌榔板

券獎銷取令運

法辦品贈奇新之有未前空行舉

比無大偉 行舉時同 品贈大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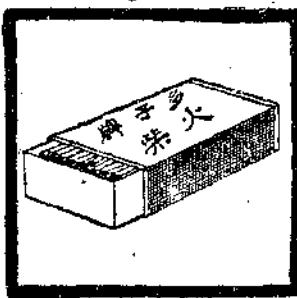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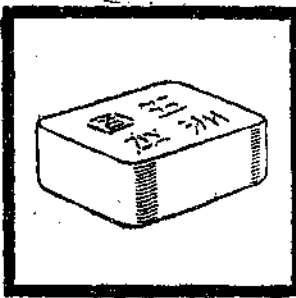
有興趣 有價值  
最簡易 最普及  
人人不落靈空

**贈品之一 一字券換取名貴贈品**  
每包烟內附有板榔牌香烟字券每字分爲四張如拼成板榔牌香烟五字一全者者可換足赤金手鐲一副價值洋一百元

**贈品之二**  
每包烟內附有字券如拼成板榔牌香烟四字中任何一字者可換航空獎券一餘有得獎五萬元之希望

**贈品之三 空壳掉換日用贈品**  
板榔牌香烟空壳一只 可換大號多子牌火柴一盒  
板榔牌香烟空壳十只 可換大號國子牌火柴一號  
板榔牌香烟空壳廿只 可換精美五彩毛巾一條  
十支裝板榔牌香烟空壳換贈品只數與前加倍本外埠各烟舖均有換取

廿支裝板榔牌香烟空壳廿只可換精美五彩毛巾一條  
廿支裝板榔牌香烟空壳廿只可換精美五彩毛巾一條  
廿支裝板榔牌香烟空壳廿只可換精美五彩毛巾一條



板榔牌香烟

中國華東烟公司出品  
本埠總經理協隆烟公司  
電話九〇六四日

如拼成一全者足換可者全成拼如  
可字一或拼如  
本公司有須換之一字每  
航空獎券一餘  
金手鐲可換  
空壳掉換

每包烟內附有此券一張如拼成板榔牌香烟五字一全者者可換足赤金手鐲一副價值洋一百元如拼成板榔牌香烟四字中任何之一者可換航空獎券一餘有得獎五萬元之希望  
注意諸君倘拼成一全牌字請勿掉換航空獎券特將成換板榔牌香烟五字再換足赤金手鐲一副



台上：徐來女士

台下：陳玉祥女士

左下：骨肉之恩一幕

春



(陳燕燕和鄭君里

的骨肉之恩)

期二十二第

◀ 版出日六十日一逢每 ▶